

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

湖南师范大学“211”工程重点建设项目经费资助出版

汉语联合短语研究

储泽祥 谢晓明
唐爱华 著
肖 旸 曾庆香

湖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语联合短语研究/储泽祥等著. —长沙: 湖南大学出版社, 2002. 2

ISBN 7-81053-453-x

I. 汉... II. 储... III. 汉语—短语—研究
IV. H146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06342 号

汉语联合短语研究

HAIYU LIANHE DUANYU YANJIU

储泽祥 等著

-
- 责任编辑 徐新平 罗素蓉
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
社址 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 410082
电话 0731-8821691 0731-8821315
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 印 装 湖南大学印刷厂

-
- 开本 850×1168 32 开 印张 6.5 字数 153 千
 版次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 书号 ISBN 7-81053-453-x/H·87
 定价 14.00 元
-

(湖南大学版图书凡属印装差错, 请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引言	(1)
一 是体词性的，还是谓词性的：书面语中“和”类连 词连接谓词性成分造成的联合短语	(7)
二 是单一性为主，还是多合性为主：并列短语的标记 隐现情况考察	(17)
三 语义亲近与语用凸显：主宾语位置上的名名并列	(41)
四 制约位序的因素与相关格式的比较：动动并列结构 的考察	(73)
五 兼容性、亲近性及有关标记模式：定语位置上的两 个单音形容词的并列	(119)
六 连词“和”的联合作用与分界作用：“N1 和 N2” 的非常规用法	(156)
七 程度副词的距离标记作用与整合作用：“cF + A1 + cF + A2”式的联合短语	(167)
八 句法功能与配价、语义细节的互补性：异类词联合 短语是如何保持平行的	(183)
后记	(205)

导 言

联合短语是语言里普遍存在的结构式。国外，Dwight Bolinger 在 1975 年的著作 *Aspects of Language* 里就十分关注这一课题，Schachter (1977) 提出“并列构造限制”，Haiman (1985) 从对称象似的角度探讨并列结构。国内，许多学者如朱德熙 (1982)，黎锦熙、刘世儒 (1987)，周荐 (1987)，徐枢 (1988)，廖秋忠 (1992)，邢福义 (1997)，詹卫东 (2000) 等，都重视联合短语的研究。国内高校的现代汉语教材，都对联合短语做了简明的介绍。给人总的感觉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，国内的联合短语研究重在描写、分析，国外的联合短语研究重在解释。我们发现这个课题还有不少方面值得探讨，如联合的基础是什么，联合标记隐现的限制因素有哪些，“离婚和心脏病”这样的异类词联合短语不能从对称象似角度得到很好的解释，应从什么地方去解释更为合适。因此，我们 2000 年以“汉语联合短语的多角度考察”为题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，有幸获得批准（批准号：00BYY022）。三年来我们集中精力做这个课题，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小书，

就是研究的一点心得。

我们理想的目标是：通过揭示汉语联合短语的规律来探讨语言的共性，发现汉语的个性，对中文信息处理、汉语教学等起促进作用。我们实际的目标是对以下的问题做出回答：汉语联合短语的结构形式是什么？造成这种形式的语义基础是什么？关联词语隐现的规律如何？人们会把什么样的两个成分并列起来？意义相近的表达式在具体运用中如何选择？我们深感回答这些问题的难度，回答得好不好，您翻翻这本小书就知道了。

联合短语是两个或更多的部分联合在一起组成的一种结构体，邢福义（1997）认为联合短语不能直接分析出相互配对的句法成分，是按一定逻辑顺序排列的“依次排列式”。我们主要讨论并列关系的两项联合，因此，行文中常常又叫“并列短语”。一个联合项可以是一个实词，也可以是一个短语，我们讨论的基本上是实词的联合。我们研究本课题的理论方法主要有两种：一是形式、意义及语用价值分析相结合的方法；二是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。联合短语前贤已有不少研究，我们是在前贤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讨论问题，因此，这本小书不求面面俱到，而是重点讨论八个相互联系的专题。简单介绍如下：

一、考察书面语中“和”类连词连接谓词性成分造成的联合短语的语法性质问题。朱德熙（1982）讨论了口语里的情况，认为由“跟、和、与、及”等连词连接谓词性成分造成的联合结构是体词性而不是谓词性的，这已经成为定论。书面语里的情况如何呢？我们没有见到专门的讨论。这一部分专门讨

论这个问题。我们的结论是：在书面语中，由“和”类连词连接的两个动词造成的联合短语，一般不能带体标记“了、着、过”，动词性减弱，词性被中和；由“和”类连词连接的两个双音节性质形容词造成的联合短语，仍然是形容词性的。

二、讨论制约并列标记隐现的因素是什么。并列短语可分为无标记的、有标记的两类。标记的有无可以看作形式上距离的大小。我们认为，并列项之间的语义接近性程度与形式上的距离（有无标记）可以相互验证，遵循距离象似原则。在此基础上，我们借助格式塔心理学图形拼接的“好形状”理论，讨论并列的“好形状”问题。我们提出两个句法语义范畴：单一性与多合性。当单一性占支配地位时，并列结构是一个整块，标记不出现（如“爹娘”），极端的情况是并列式复合词，不再是短语（如“夫妻”）；当多合性占支配地位时，并列的两个部分界线明显，标记一定要出现（如“大脚爷和牛”），极端的情况是异类词联合短语（如“离婚和心脏病”）；当单一性、多合性和谐时，标记可隐可现，看说话人强调什么，强调单一性，标记不出现，强调多合性，标记要出现。

三、考察名词与名词的并列情况。论题封闭在主、宾语位置上的名名并列短语上边。这一部分运用“语表—语里—语值”相互验证的思路和方法以及认知语法理论来分析问题。首先对主、宾语位置上的名名并列形式进行了扎实而又细致的描写，并运用统计数据支撑论述；然后从语里角度分析了名名并列的基础：语义上的亲近性（即接近性），无论是经济式还是临摹式，都以此为基础。本部分还进行了相关形式的比较，找出了它们之间的一些差别。

四、探讨动词与动词的并列情况。本部分采用形式和意义相结合、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原则，对动动并列的结构形式、排列位序和语义语法性质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写和分析。本部分突出的部分是相关比较。如作为联合短语，“V1 和 V2”与“V1V2”相比，前者对称性弱一些，但可逆性强一些；“V1V2”并列式与“V1V2”连动式相比，前者的两个动作具有独立性，后者的两个动作是个整体，表示一个事件，V1 往往只是 V2 伴随的状态，没有独立性。

五、考察形容词与形容词的并列情况。论题封闭在定语位置上的两个单音形容词的并列上边。本部分探讨了 A1 与 A2 匹配构成并列短语的兼容性和亲近性，并从后现 NP 的制约角度分析了 A1 与 A2 并列的语义值。本部分的重点是运用标记理论分析 A1 与 A2 的并列情况。我们建立并证明了两个标记模式：

模式一			模式二		
亲近性强	亲近性弱		同现兼容	非同现兼容	
单音形形并列	无标记	有标记	单音形形并列	无标记	有标记

标记模式的存在动因是距离象似性。

本部分主要运用认知理论进行分析、解释。如“高高低低的一条山路”与“时高时低的一条山路”如何区分？前者是“总括扫描”后的说法，后者是“次第扫描”后的说法。

六、考察“N1 和 N2”的非常规用法。分两种情况。一种是 N1 与 N2 的非常规联合，如“（桌上留了）纸条和早饭”，语值是为了经济、简明，或为了归并话题/焦点，或为了并列两个喻体，或为了突出 N1 与 N2 的平行性；另一种情况是，“N1 和 N2”是常规的联合短语，但被非常规地使用，如“人

和谷子（一同走回家）”。有些是“多余的联合”，如“严说文的脑袋和马尾巴再次摇了摇”。本部分突出这样的看法：“和”既表示联合，也表示分界，这两种作用是辩证统一的。这种看法是对有标记联合动因的延伸性论述。连词“和”是距离标记，说话者有意强调部分性时，可以利用“和”的分界作用把本为一个整体的事物分成两个部分，说话者有意强调整体性时，可以利用“和”的联合作用把不同属性的事物整合成一个整体。本部分还认为，坐公共汽车买票时的说法“一张动物园”是联合性的结构（参朱德熙，1982），是话题/焦点归并的结果。

七、探讨“很高很瘦”类的“cF + A1 + cF + A2”式联合短语。首先对内部构成、外部功能进行简洁而又细致的描写，探讨这类联合短语的形成规则，分普遍性规则、倾向性规则两部分，然后讨论 cF 的标记作用、整合作用。cF 不仅是程度标记，也是联合标记，以及 A1 与 A2 的距离标记。由 cF 连接的两个形容词构成的联合短语，前贤论著很少提及。本部分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本部分的内容，稍加形式化，就可以直接应用于中文信息处理（以詹卫东（2000）的研究为参照）。

八、研究异类词联合短语。词性不同的词构成的联合短语，即异类词联合短语，缺乏专门的研究。异类词联合短语整体上倾向于体词性。本部分的研究表明，或语义细节相似，或配价指数一致，或都能充当“动〈N/V/A〉”型动词的宾语，这三个方面的互补性，是异类词联合保持平行的关键，也是异类词联合的基础，还是探讨短语自足性问题的一个途径。这里的细节相似，是我们近年来一直在阐释和使用的重要语义范

畴。异类词联合短语是处于弱势地位的、主要用于书面语的不典型的联合短语，是与语言共性不同的汉语个性的一种表现。本部分还强调强式、弱式并重的研究取向，运用统计的方法发现规律，提出问题，并予以适当的解释、说明。

—

是体词性的，还是谓词性的： 书面语中“和”类连词连接谓 词性成分造成的联合短语

朱德熙先生在《语法讲义》中指出：联合结构可以按照语法功能分成体词性的和谓词性的两大类。一般说来，由体词性成分组成的联合结构是体词性的，由谓词性成分组成的联合结构是谓词性的。口语里，由“跟、和、与、及”等连词连接谓词性成分造成的联合结构，却是体词性的，不是谓词性的，它只能作主语宾语，不能再作谓语，也不受副词修饰。但在书面语里，用“和、同、跟、与、及、以及”等“和”类连词连接两个动词造成的联合短语，能够放在谓语位置上，条件是后头有宾语或补语。朱先生的研究启发我们思考：书面语中“和”类连词连接两个动词造成的联合短语，还是不是动词性的？“和”类连词连接两个形容词造成的联合短语，还是不是形容词性的？本部分试图探讨这个问题。

为讨论方便，“和”类连词连接两个动词，记为“V1 + 和 + V2”，“和”类连词连接两个形容词，记为“A1 + 和 + A2”。本部分的语料均来自书面语。

(一) “V1 + 和 + V2”

1.1 从分布特征看“V1 + 和 + V2”的动词性

(1) “V1 + 和 + V2”经常出现在谓语中心语的位置上，还可以充当主语、宾语的中心语。“V1 + 和 + V2”出现在这些位置上，有一个倾向十分明显的特征，即：要求相应的定语，状语或补语至少有一个出现。例如：

①这一支年轻的技术队伍一定会很快地成长和壮大起来。
(朱德熙 1982 用例)

②我不停地抽烟和张望，就这样过了大概半个小时，我打算离开了。(巴桥《艳歌》，《人民文学》2000：6，39页)

③工作了一辈子，有群众的满意和支持，我就满足了。
(池莉《生活秀》，《小说选刊》2000：10，28页)

例①“一定”、“会”、“很快地”、“起来”修饰或补充谓语中心语“成长和壮大”；例②谓语中心语“抽烟和张望”受“不停地”修饰；例③“群众的”充当宾语中心语“满意和支持”的定语。例中的状语、补语、定语如果不出现，句子就难以成立。其实，单个的 V1 或 V2 如果出现在上述“V1 + 和 + V2”分布的位置，如果修饰或补充成分不出现，大多也难以成立（如“有满意”），或难以自足（如“我张望”），至少意思不同（如“我不停地抽烟”是描述状态，“我抽烟”是陈述性质）。因此，可以这样说，从对修饰或补充成分的同现要求看，“V1 + 和 + V2”与单个的 V1 或 V2 没有明显的本质差别。

(2) 在具体句子中，“V1 + 和 + V2”共同支配的成分至少有一个必须出现，这个倾向也十分明显。例如：

④人们感知和认识事物，事物在空间上有“有界”和“无界”的对立。（沈家煊《“有界与“无界”》，《中国语文》1995：5，368页）

⑤童年的乐趣还不仅仅是无忧无虑地玩耍，还有对新知识的渴求以及拥有。（关仁山《捡起泥土里的珍珠》，《北京文学》2000：10，37页）

⑥他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很陌生的地方，在这里许多东西都要重新熟悉和适应。（郝炜《虎头和方川》，《北京文学》2001：2，64页）

例④“事物”是“感知和认识”共同的受事成分，表现为宾语；例⑤“新知识”是“渴求以及拥有”共同的受事成分，表现为介词“对”的宾语，而“对新知识”带上“的”作“渴求以及拥有”的定语；例⑥“熟悉和适应”共同的受事“许多东西”表现为句子的主语。“V1 + 和 + V2”所共同支配的成分在句子中还有其他的表现，如例③“满意和支持”的施事“群众”充当定语，也是一种表现。从理论上说，只要是动词的必有配价成分，就一定要出现。因此，从对所支配成分的同现要求看，“V1 + 和 + V2”与单个的V1或V2也没有明显的本质差别。略有不同的是，“V1 + 和 + V2”必须有共同的支配成分，单个的V1或V2没有这种“共同性”的要求。

1.2 从“体”的表现看“V1 + 和 + V2”的动词性

上一部分的讨论表明，从修饰、补充以及支配成分的同现要求角度去看，“V1 + 和 + V2”的动词性并没有明显地减弱。这一部分我们从体（aspect）的表现角度做进一步的考察。

· (1) “体”与说话时间有关，与现实时间流程有关，宽泛地说，“V1 + 和 + V2”体的表现情况，就是它在时间性方面的

表现情况。汉语单个动词的体，用“了、着、过”来标记。“V1 + 和 + V2”带体标记的情况如何呢？十分普遍的情况是，谓语位置上的“V1 + 和 + V2”不能带体标记。这与单个动词的一般情况完全不同。即使像例②那样的句子，有“不停地”表示“抽烟和张望”的持续，也不能加体标记“着”，但单个的V1或V2就可以加“着”。比较：

* 我不停地抽着烟和张望着。 我不停地抽着烟。

* 我不停地抽烟和张望着。 我不停地张望着。

从这里可以看出，“V1 + 和 + V2”与V1或V2的本质差别，不在能不能作主语、宾语或谓语中心语上，而是在体的表现方面。时间性、体表现是动词的典型特征，这种特征的失去，意味着“V1 + 和 + V2”动词性的削弱。

(2) 与不能带体标记相应的情形是，“V1 + 和 + V2”多用来表示通常的情况，表示人的能力、意愿，或事物的功用，以及没有发生的事情。举例说明如下：

⑦她们常常躲在窗下观察和议论二伯妈。(和晓梅《深深古井巷》，《小说选刊》2000：5，74页)

⑧反过来，如果《北京文学》不具备相应的文化底蕴，它怎能发现和容纳这些作品？(刘孝存《“京味”、“京韵”的〈北京文学〉》，《北京文学》2000：10，6页)

⑨来双扬不是那种给脸不要脸的夹生女人，她不想得罪和失去卓雄洲这样的吃客。(池莉《生活秀》，《小说选刊》2000：10，24页)

⑩熊先生一层一层打开，原来是最新型的手提电话，有个镜头，可以拍摄和播放对方的影像。(蔡澜《三个电话和三个女人》，《小小说选刊》2000：17，10页)

⑪他被批斗，但没见有人出来声讨和控诉。（周佩红《田野记忆》，《北京文学》2000：11，75页）

例⑦表示通常的情况，“常常”可以表明这一点，例⑧表示能力，例⑨表示意愿，例⑩表示功用，分别有“能”、“想”、“可以”等能愿属性的动词作为标记；例⑪表示“声讨和控诉他”的情形没有发生，“没”是否定标记。

“V1 + 和 + V2”的联合，并不是以相同的体表现为联合的基础，V1 或 V2 完全可以不进入现实时间流程（如例⑨至例⑪中的情形）。事理上，V1 与 V2 发生、持续、结束的时间也不一定是一致的，例如：

⑫他能够倾听和理解我事实上存在的困惑、尴尬以及心灵深处并非无病呻吟的痛苦。（王宏甲《难忘同窗》，《北京文学》2000：10，82页）

例中，“倾听”总在“理解”之前发生。V1 与 V2 事理上时间的不一致性，在很大程度上迫使“V1 + 和 + V2”不能带体标记。

如果 V1 与 V2 同时结束或均处于持续状态，“V1 + 和 + V2”应该有后带体标记的可能。我们收集到两例，录在下面：

⑬“对外汉语教学”已逐渐作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，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汉语本体研究。（《中国语文》2000：6，523页）

⑭他那么粗鄙那么刻骨铭心地爱和恨着林嫂，他能不对我们的行为倍加留心吗？（刘学林《乡事》，《中篇小说选刊》2000：4，24页）

例⑬“促进”、“推动”同时结束，后边用了完成标记“了”；例⑭“爱”和“恨”均处于延续状态，后边用了持续标

记“着”。例⑬自然一些，例⑭不太自然。例⑬表示已经产生的结果，“促进”、“推动”这种补充式动词，对“了”的出现有强烈的要求，而例⑭“爱”、“恨”都是单音节的，没有“着”出现，很不自然，带上“着”，节律上要舒缓一些，念起来也顺口一些。（参见本书第四部分的“相关格式比较”）

（二）A1 + 和 + A2

2.1 从量性特征看“A1 + 和 + A2”的形容词性

形容词内部并不均衡，朱德熙（1982）把它分为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两大类。构成“A1 + 和 + A2”的形容词不能是生动形式的状态形容词，大多是可受程度副词修饰的双音节性质形容词。形容词的程度表现即量性特征。“A1 + 和 + A2”仍然可以受程度副词的修饰，例如：

⑮她其实并不知道我是第一次出门远行，可是她那天说得十分耐心和仔细，就像是在嘱咐一样，将所有的细节告诉了我。（余华《回忆十七年前》，《北京文学2000：9，17页》）

例中，“耐心和仔细”前边，有程度副词“十分”出现，这说明“A1 + 和 + A2”是具有量性特征的，在这方面，它与性质形容词基本一致，只不过由于节律的关系，“A1 + 和 + A2”前的程度副词多为双音节的，如“多么、非常、格外、极度、颇为、十分、特别，万分、相当、更加、更为”等，有时也用“这么/那么”来表示程度。量性特征是形容词的典型成员——性质形容词的重要标志特征，因此，从量性特征看，“A1 + 和 + A2”仍然是形容词性的。（参张国宪，2000）

2.2 从句法功能看“A1 + 和 + A2”的形容词性

“A1 + 和 + A2”与 A1 或 A2 一样带“的”可以充当定语（如“霉烂和腐臭的味儿”），也可以充当宾语、主语（如“比大妞少了一点健康和丰润”、“内疚与不安一齐涌上心头”）。但我们更注重的是“A1 + 和 + A2”能不能作谓语、补语，以及谓词性宾语，因为这些位置上的成分，一般不能是体词性的。

(1) 先看作谓语的情况：

⑯声音已经苍老和沙哑了。（王蒙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天》，《小说选刊》2000：10，58页）

⑰过了整整一季，她吃了整整一季的核桃，他们终于成了校园里引人注目的一对金童玉女，她更加快乐和美丽了。（茱茱《核桃出嫁》，《小小说选刊》2000：21，35页）

⑱这样的结果是他期望看到的，但过程比他想象的要激烈和惊险，他差一点就没了命。（戴来《准备好了吗》，《小说选刊》2000：9，9页）

例中，谓语的“中心成分”是“A1 + 和 + A2”形式的句子，都带有比较的意味。例⑯是跟先前比，表明现在的情况变化；例⑰也是跟以前比，表示程度的加深；例⑱是现实与想象的比较，现实的程度要深。这与单个的性质形容词作谓语的情形十分相似，说明“A1 + 和 + A2”在充当谓语方面仍然是形容词性的。

(2) “A1 + 和 + A2”也能作补语，但限于结构助词“得”之后。例如：

⑲我从来没有吃得这么满意和开心，后来我走遍世界也吃遍世界，但是再没有一次比她的圆面包更令我吃得满意和开心。（张贤亮《青春期》，《中篇小说选刊》2000：2，96页）

⑩她的动作变得慌乱和盲目，把棉裤棉袄床单一一抖开翻找。(刘庆邦《信》，《北京文学》2000：6，5页)

⑪气氛给弄得难堪和狼狈，他似乎想对此负些责任。(严歌苓《谁家有女初养成》，《中篇小说选刊》2000：5，44页)

例中“（这么）满意和开心”、“慌乱和盲目”、“难堪和狼狈”都是结果补语。以“得”为标记的补语，一般都是由谓词性成分或主谓短语充当，因此“A1+和+A2”能充当带“得”的补语，是谓词性质的表现。例中的“和”可用“而又”代替，意思基本不变。

(3)“A1+和+A2”可以出现在只带谓词宾语的动词后边充当宾语。例如：

⑫他…说话幽默，甚至还非常得体地开个玩笑，显得俏皮和随意。(蒋子龙《人气》，《中篇小说选刊》2000：2，35页)

⑬初冬的原野就像是集贸市场散了集，因为格外的辽阔而显得苍凉和萧条。(刘学林《乡事》，《中篇小说选刊》2000：4，24页)

⑭我仰着脸感受着雨，湿雨细微的感受与我的境地应该是相合的，但在我一时的知觉中，那情调又显得浮夸和粗浅，甚至变得奢侈了。(储福金《鹅鹅鹅》，《北京文学》2000：6，24页)

例中的“显得”只带谓词作宾语，“俏皮和随意”、“苍凉和萧条”、“浮夸和粗浅”出现在“显得”后边，充当宾语，说明它们都是谓词性的。例中的“A1+和+A2”的前边，可以加上程度副词，如例⑫可以说成“显得十分俏皮和随意”，除程度改变之外，其他的意思基本不变。这从另一个句法位置说明，“A1+和+A2”是谓词性（形容词）的。